

## 圖書館界尋求國際標準化的努力

Otto Löhmann  
宋建成譯

圖書館界正如同工商技術界一樣，長久以來即以合理化為唯一目標。由於研究和資料的範圍迅速地擴展以及人類工作能力的限制，造成圖書館暨文獻處理方法必須儘可能發揮最大經濟效用。工商技術界已證實惟一較美好的解決方式是標準的使用。無論是否令人滿意，學術性的圖書館逐漸變成是生產科技資料的工廠，它必須快速的製造並且以類似輸送帶的方式迅速而可靠的輸送。這種情形不僅是專門圖書館，就是一般大規模的圖書館也適用，否則圖書館就會變成落後陳腐且與今日科學過程不相切合的孤島。不僅是自然科學、醫學和工藝學需要將科學性結果給予快速新介紹，而且連人文科學目前也愈來愈重視即時可得且精確的資料了。現代各類圖書館（不只是那些具有嚴格學術目標的）為了達到以有限的人員發揮最大工作量的目標，都紛紛實行合理化與標準化。人們對於一般教育、職業教育和資料方面的要求日漸增高，而滿足這方面的要求即為圖書館最基本的功能。

今日由於知識泛濫和新技術的隨時可能產生，促使圖書館較往昔更需國際合作，而推行標準化即是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 以下簡稱 IFLA) 的重要工作之一。因為圖書館經營方法和程序先行統一，國際合作才可能，所以 IFLA 必須與國際標準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以下簡稱 ISO) 和國際文獻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Documentation, 以下簡稱 IFID) 密切合作。

瞭解 IFLA 統計暨標準委員會 (Committee on Statistics and Standards) 何以擴大其職能來製作標準亦是很有趣的事。該委員會最早創立時稱圖書館統計委員會 (Committee on Library Statistics) 與籌劃一項國際圖書館統計有關 (會議一九六六年於海牙；一九六七年於巴黎

召開)。不久之後發現要比較國際統計之前，先得將各國一般有關專有名詞 (術語)，包括正確定義的概念和縮略統一。而標準就是首要條件。所有館際合作計劃的環境均與這種情形相似。所以一九六八年在德國法蘭克福 (Frankfurt/Main) 召開的 IFLA 會議中達成決議，將委員會的工作範圍擴大到去尋求一般圖書館的標準。直到一九五二年 IFLA 的標準委員會 (Committee on Standardization) 中止一切活動而讓予 ISO 技術委員會 (ISO Technical committee 46, 以下簡稱 ISO/TC46)，無疑地這是一項錯誤的決定，因為 IFLA 總部撤除了這項職能，而這個職能是能與 ISO 密切合作共同研究圖書館標準化的重要接觸。

標準可說是物質的、定量的，但它們也可以是非物質的、心智的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它們可能在國家領域內被判定，而亦可能是國際性的，凡此均將在下文提及。任何一國的標準可能成為跨向國際標準的重要經驗或起點，但也可能成爲一項阻礙。因之各國不同的編目規則同樣地造成嚴重難題，此亦容後敘述。

下文是將圖書館界尋求統一的努力作廣泛地討論——即使在該種努力尚未達到 ISO 和國家標準委員會所承認的狹義的標準。因為我們所引用「標準」的觀念是廣義的，這種廣義概念是必需的，經由它可觀察到真正標準產生的背景。由於資料分佈很廣，雖然作者試圖表現圖書館界尋求標準所達成的重要進展，本文仍難免掛一漏萬。

圖書館最早的國際標準，大約是目錄片的國際規格 (75 X 125 釐米，此與美國標準不全相合)，該規格是廿世紀初起源於美國，稍後傳入歐洲，其用意是使目錄片可作交換之用，並能集中編目及集中印刷名書卡，提供許許多多的圖書館 (如一九〇一年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及一九〇九年德國柏林 Preussische Staatsbibliothek 開始印刷書名卡片)。由目錄

片的可交換來釐測可能有一統一的編目，否則交換卡片亦將受國界的限制。雖然量的標準與心智才力無關，然而國際目錄片規格的介紹是進步的，因為它時常導致全國目錄片的交換，況且，目前從集中印製目錄卡到聯合各國圖書館採用等，貢獻頗大，這將於下文討論，不再贅述。

在觀察最近的進展之前，先推介五種近年來有關圖書館標準的重要出版物相信是頗有助益的。(1) D. Loman「文獻處理標準」(Standardization in Documentation)一文，並有 Paul Pointrao 的補篇，說明文獻處理的形勢，並首次呈現電腦標準的實驗。(2) Van Dijk IJSO 在書目和文獻處理方面之活動」扼要地摘錄全部事實，由此又可觀察到 ISO 所達成的標準和正在努力的方向，其中包括書目引用；縮寫字；出版品的組版(書名、頁數和索引)；會議報告；古斯拉夫字母、東方字母(包括中、日文)等的音譯。(3) Carlo V. Poma 的論文特別重要，他的報告來自於南美洲，因此對開發中國家特具意義，他以整章篇幅介紹標準工作。正如統計一般，標準是圖書館發展上的一項至要工具。(4) F. N. Withers 撰述各種不同的圖書館標準，並創立標準的體制。由於這些未標明量的標準，可適用於開發中國家，並隨環境之不同而有別。提到 Withers 的報告，反對者以為國立圖書館標準和特殊圖書館根本不相關。有一點必須強調的是，國立圖書館的標準主要與此地相合，而在其他許多個案中，它們的標準又與各國的標準組織不一致。簡言之，他們是各國立圖書館組織不同的價值平均數。奇怪的是 Withers 毫不重視統一編目規則和圖書館統計的標準的努力，事實上統一編目規則對讀者而言是一項基本的服務；而圖書館的統計標準方能使各個國立圖書館系統能够被比較。(5) 蘇俄標準聯合資料中心(All-union Information Centre on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的首席代表 R. P. Haritonov 的蘇俄資料標準和圖書館經營程序的報告非常有趣。希望這些標準亦能以西方文字印出，俾使圖書館易於得到。作者亦確認 ISO/TC16 與 IFLA 及 FID 必須加強合作。

## 編目標準

各國編目規則五花八門是國際合作的一大困擾，它阻止了國際水準

上編目資料的快速交換，特別是在機讀目錄(machine-readable Cataloguing)的技術發展上受害匪淺。祇有在編目規則全部統一後，貯存書名項目的磁帶方能有效地交換。十多年來要求編目規則統一，一直是 IFLA 的一貫活動，編目規則委員會(Committee on Cataloguing Rules)負責這份的開拓工作。一九六一年巴黎召開的編目原則國際會議(Conference on Cataloguing Principles)由 IFLA 安排並由 Unesco 支持，指導有關的基事宜，直到今日，該會的推動力尚餘波不止，會議目標在尋求作者與書名片編目的基本原則。一九六三年並指出官方報告 Arthur Chaplin 和

Dorothy Anderson 在 Unesco 承辦下將採用的編目原則出版了註解本 Chaplin 在 Unesco Bulletin 的主要論文乃在敘述自巴黎會議五年後所達成結果，它顯示出巴黎會議具有世界性的影響。雖然全球編目目前的統一尚未完成，但無疑地在朝統一目標上已有顯著發展。由 IFLA 編目委員會所籌畫的編目原則報告書中文版及未版已由 Everetona (南斯拉夫籍)開始編輯中。

巴黎會議之後，有些特殊問題發生，仍舊在 Unesco 支持下 IFLA 所負責的部門中被論述。而發行了四種出版物及人名佚名經典州(國)，和目錄片的書目記載標準 Michael Gorman 的研究目標是以各國互異的書目為基礎發展一項書目記載標準，俾使國際間之書目或編目資料能互通有無。這項研究仍繼續進行中。一九六九年一項類似巴黎會議的延續，又與 IFLA 息息相關的會議，集合全世界編目專家在哥本哈根舉行，這次會議的目的為促進國際間書名項目標準的努力，首次以書目資料交換方面自動化的可能性作背景。A. H. Chaplin 和 Dorothy Anderson 的報告中有許多有關的細節。一九六九年哥本哈根的專家會議中，一個與 Michael Gorman 的研究有關的標準書目記載的執行小組(Standard Bibliogra phic Description，以下簡稱 SBD)產生了，這個團體立即付諸行動，並安排了倫敦及巴黎二次會議。

然而一九六一年的巴黎會議全被標題的選擇和形式所充斥，會員們現在試著以不同系統的規則為書目記載安排必要的成分。由於 SBD 的推動，一項對國際合作有重大貢獻進展的發生編目委員會推動的書目

記載，對圖書館編目意義非凡。IFLA 書目委員會 (Committee on Bibliography) 認為某些觀念的特點為著書目獨特目的必須加入，所以介於兩委員會之間有關標準問題的密切合作是迫不及待的，但今闕如蘇俄編目委員會從事統一團體標題的密切合作是迫不及待的，但迫切需要擴大，因為並非所有大國均適用。值得一提的是 IFLA 的議會圖書館部門 (Section of Parliamentary Librarians) 已努力鑄成有關國會文件書目記載的模型 IFLA 珍貴書籍及文件委員會 (Committee on Rare and Precious Books and Documents) 為印刷史和圖書館史的書籍和文章的書目記載訂立標準。但這些標準應與 IFLA 目錄委員會的標準書目記載有密切關係。總之，由於以後自動化的可能性很大，每本書均應包含國際標準書號和叢刊號。

目錄標準處理中一件要事，即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九日至廿日加拿大國家圖書館 (Canadian National Library) 召集了一次會議，此項會議目標是國家性的，例在統一的基礎上發展加拿大圖書和資料系統網，其中該國書目和國家聯合目錄意義重大，其對整個國際目錄統一的情勢的問題之處理非常有益且值得效法，而國際問題 (包括自動化在內) 的複雜，在此不得不提，但願會議過程早日公諸於世，有心人士可收到渥太華國立圖書館的資料影印本。其設立全球書目資料銀行之計劃和對主題目錄標準的建議均頗饒趣味，任何從事編目標準化的人均不會忽略對此次會議的研究。

國會圖書館所提之「分配目錄使其實用」計劃 (the project of shared cataloging put into practice) 顯示出處理概略和適合的編目規則是何等重要，有許多國家參與此計劃，從 L. Quiney Mumford 和 Herman Lieberts 的報告中可找到資料，至今此計劃僅使英語系國家蒙受利益，然而誠如 Franz Kalwasser 所言，對歐洲其他非英語系國家則困難重重。

由中央統一製作目錄卡分配給同一系列圖書館已為世所注目，但只有在這個系統的目錄規則已統一的原則下，此種分配才可行。Unesco 承辦下，IFLA R. S. Giljarowski 曾以此為題而進行研究。合乎世界水準的分配將極為經濟，編目只要全球規則都一致，卡片合理而迅速地分配大為可

能，遺憾的是這理想仍高不可攀，雖然多數圖書館正實施國際系統——十進位分類法，奇怪的是 IFLA 裏尚無主題編目問題委員會 (Committee for questions of subject cataloging)，其實此部份應留意 FID、FID 在發展十進位分類法，使其能適應現代學術需要上，功績甚偉。FID 每年的報告和一九六五年以來 IFLA 議事錄中 FID 的報告大同小異，IFLA 是否能繼續在分類標準化方面袖手旁觀而仍然存在很值得懷疑書目資料必需經由自動化程度而交換，它不僅包含按字母順序安排資料，也是專門項目不同問題的答案。事實上為了使圖書館在某些方面不同的需求能整齊劃一起見，IFLA 和 FID 非合作不可。

其他分類法可能性，如傅布甚廣的國會圖書館分類系統，它大概不大可能發展成世界沿用的分類系統 (除十進位分類法之外) 但在世界上是有效的，至少將其部份標準化是可能的。一九七〇年渥太華的編目會議 (Conference on Cataloguing in Ottawa) 中 Rosario Varamos 的功勞不小，其他尚有德國圖書館會議 (German Library Conference) 成立的統一分類系統 (Uniform Classification System) 這個工作團體亦甚出名，它負責調查分類標準的可能性。德國研究協會的圖書館委員會 (German Research Association) 成立了關於自動化主題追蹤分會 (Subcommittee for automatic subject retrieval) 並論及建置標準問題。

相信找出適用各門知識的一般規章是可能的，如此即可走向以不同系統交換的交流形式。莫斯科列寧圖書館的 E. R. Suklaktion 最近在俄國推行中央分類法的使用並建議全球討論此問題，因為其富有實用價值。對 IFLA 而言，設立機械文獻處理實庫也有興趣，雖然困難重重，總有一天機械文獻處理必能在圖書館界成爲機器的主題追蹤 (mechanical Subject retrieval)。

目錄使讀者能輕易地找到刊書，圖書借閱是圖書館的主要工作，為顧及交通和運輸的時代可能性和國際研究的關係，很明顯地借書不能再限於一國之內了，它必需合乎國際水準。管理大圖書館所實行的國際借書服務和建立借閱過程中某些標準是 IFLA 聯合目錄和國際借閱委員會 (Committee on Union Catalogs and International Loans) 的工作。

一九五四年首次印行國際圖書館借書 IFLA 規則。這項規則的增補版

最近將出版。國際借書服務的規則(包含國際借書需求表格的用法) 既能更正確而頻繁地遵守對此國際服務提供了最大的服務。為合乎一國或國際水準集中編目對借書服務至為緊要，所以國際借書服務及集中編目中同一個IFLA委員會管轄方為合理。Leendert Brummel 的聯合目錄指南，首創一些集中編目的原則並成爲一種有效的工具在某方面看來因這本書未談到自動化故而不合時宜，需要修改。Torban Nielsen 和 Valentin Wehleritz 已着手進行出版一本「聯合目錄和國際借書服務指南」(Manual of Union Catalogs and International Loan Services) 書中並有國際圖書館際互借規則。

Jaques Lethive 也曾發明一種標準的國際出版品交換的索書單模式，這有助於適合出版品交換的工作，這計劃正在不斷地改進。

## 統計的重要

前面曾介紹 IFLA 圖書館統計和標準委員會。每個圖書館員均熟知統計對圖書館或全國圖書館系統的發展及國際間對每一個國家圖書館系統可作比較的重要性。賴統計全國圖書館系統方能改進。圖書館的統計是指導及經營圖書館的切要工具。圖書館統計祇是枯燥無味的數字，它時常完全離開主觀的意念，而使圖書館或整個圖書館系統合理的經營。由此看來圖書館統計實為重要，特別是對開發中國家。從一九三三年起 IFLA 即以同一原則來製作相等的國際圖書館統計為其目標。經由 Unesco 此目標方能完全達到，而對各會員國提出推薦。得到 IFLA 統計委員會的協助，一九六四年 Unesco 出版了一本有關書籍製作的國際標準的介紹性文章，雖然 Unesco 發出一組圖書館統計問卷將調查結果又出版了「基本事實和計算」(Basic Facts and Figures) 的結論，一般認為這些統計仍嫌不足。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 IFLA 向 Unesco 介紹其所編製國際圖書館統計的標準，這項推薦由 Unesco 接納，及受 ISO 支持。得力於圖書館資源會議(Council on Library Resources) 的援助，兩項會議順利舉行——一九六六年五月海牙，一九六七年十月巴黎。一九六八年會議結果並出版專論 Otto Löhmann 的書評中對此有詳細介紹。

IFLA 和 ISO (由 Unesco 統計部的代表所支持) 兩國組織首次要安排兩項共同會議，成果卓著，很令人矚目。以這些會議所努力的和上列所引用工作陳述的觀念為基礎，一九七〇年五月 Unesco 在巴黎安排了一項政府專家的圖書館統計會議，可喜的是 Unesco 的會員國均派精通於圖書館統計的館員參加，因此達成 IFLA 圖書館統計與標準委員會所揭舉的主要目標的成就可期。經過一連串的討論，五十個出席會員國一致通過草擬一個建議，此項建議已於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被 Unesco 大會所接受成爲一九七〇年七月十日 16C/18 號文件，並為全體同意這是破天荒的一次由 IFLA 提出的建議被 Unesco 大會採用並同意而成爲全世界性的官方提議。今後 IFLA 可循此方向前進。當然將 Unesco 的主張也變成 ISO 的主張，此其時矣。惟並非所有的圖書館統計難題均告解決，圖書館建築和視聽器材的使用問題即爲一例。如今需要更長遠的計劃，Unesco 的計劃將來亦必推展。

IFLA 的國際圖書館統計委員會的努力，顯示應創造一種對圖書館統計有利的特別工具一種「國際圖書館統計手冊」(International Library Statistics Handbook) 的計劃開始了。並于一九六七年在 Unesco 承辦下實行。這本手冊由 Frank Schick 領導編纂，他是一九六六和一九六七年海牙及巴黎召開的 IFLA 及 ISO 會的主席，並被一九七〇年五月巴黎的專家會議推舉爲會長。這本手冊的理想是成爲一種適合法則的參考書來爲國家或達到國際水準的機構或個別機構建立圖書館統計。這種手冊無論對觀念統一的介紹或專門名詞的統一和分類表的一致均極富價值。當然最重要的是每一種對 Unesco 已採用的國際標準應竭力避免相違。至於工作的最後結果可參照一九七〇年九月莫斯科 IFLA 會議 Schick 所提出的報告。

圖書館統計的計劃將集合大批幹練的圖書館館員，在「圖書館員」的概念下，所有教育訓練不同的人員聚集在一起。IFLA 圖書館教育委員會 (Committee on Library Education) 對圖書館員和文獻處理專家們不同的教育程度雖若指掌。Unesco 應促進發展最低限度的圖書館員和文獻處理管理員的教育標準，此項工作必須與 FID 合作。巴黎國家目錄中心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的 Jacques Lethive 同意作一項 IFLA 圖書館

教育委員會仍付諸討論的工作的報告。

Frank Schick 宣布統計的重要是使圖書館教育達到各國和國際水準發展的基礎。他在一九六九年哥本哈根 IFLA 會期中提出的報告中洞察教育統計對美國的教育計劃發展非常有用，並由此而推論國際合作。這些統計對國際水準貢獻良多。在教育統計範圍內標準化也是刻不容緩，其要求與圖書館統計相同。在 Schick 一九七〇年莫斯科 IFLA 會期中的研究報告，他又堅持圖書館教育上國際統計的用途但至今仍缺少發現未來需要的辦法，這可由圖書館各部門和各類型圖書館定期的審查研討標準化程序中看出。

## 國際標準書碼

由於圖書館日益增多地使用機器處理資料，無疑地強烈的刺激了實行標準化。所有儲存資料能互通有無，自動化對圖書館方達到真正的收益，但先決條件是標準化值得注意的是首次廣泛的國際標準化計劃與自動化連想在一起，並非出於圖書館，乃出自圖書交易——國際標準書碼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以下簡稱 ISBN) 它首創於英國而流傳英美語系國家(美、加、澳)又很快地被許多國家接受，不久成爲一種真正的國際系統。

ISBN 對圖書交易功不可沒，世界上每本書都冠以一個別數字，這本書就能清楚的被辨認出來，並且在電腦中使用這個數字，圖書的儲藏、分配、銷售和清單發票的處理將極其簡化而加速，再則這數字尚能指出該圖書所使用文字和出版者的功用，全國自動化的目錄亦將蒙受此數字之利。ISO/TC46 全力進行此計劃並安排了兩次專家集會，一於一九六八年九月在倫敦，一於一九六九年四月在柏林。一九六九年十月於 Stockholm 舉行的 ISO 例行會議，已承認此二次會議的議案。我們可以拿巴黎國家目錄中心的 Sugama Honoré H.C. Eimer 及 S.M.A. Lawani 的文章作比較，了解 ISBN 的發源和目的。標準書碼公司的手冊中 (Handbook of the Standard Book Numbering Agency, 13 Bedford Square, London W.C.1) 列有英國的規則。另一本根據德奧瑞士編印的德文刊物也出版

了當然 ISBN 不僅對圖書採訪和編目或其他自動化過程有益，對圖書館亦十分有用。

截至目前，ISBN 對館員方面而言，許多問題仍待解決。例如：從書名到書碼，或書碼到書名的參考書很難一致，某些圖書館資料缺乏書碼，同一題目可能有幾個不同的書碼。A.L. Van Wassenael 在一九六九年哥本哈根 IFLA 會上的研究報告中就提及這些困難老實說，館員被請來參加評議對的是太遲現象指示出 IFLA 和 ISO 必須趕緊積極合作。

ISBN 創立後，可明顯看出爲期刊或連續性出版物做些類似的努力是功不唐捐的。A. J. Wells 英國國家目錄協會 (British National Bibliography) 的領導人，一九七〇年莫斯科 IFLA 會上一篇關於此種努力的報告 ISO/TC46 一九七〇年六月在奧斯陸 (Oslo) 安排了一次專家集會，爲制定以美國標準組織 (American Standards Organization) 爲基礎草案的計劃。與 ISBN 相似的另一個國際主要機構正在醞釀，其分佈在美國的代理處猶如網狀。爲 ISBN 和 ISSN 形式的 IFLA 工作集團主要是代表圖書館的觀點。國際標準期刊號碼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 必對國際科技系統 (Universal System for Inform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SIST) 的偉大計劃與興趣甚濃，這是國際科學聯合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 和 Unesco 的計劃，建立一個世界性的科學資料系統，無疑地這將涵蓋自然和技術科學。Scott Adams 在一九七〇年莫斯科會期中曾據此提出報告得標準化和可變性之助，科學資料的傳播日漸簡易，由於在自然科學和工藝學結果的溝通方面，期刊擔任了一項重要角色，因此很需要有一張自然科學和工藝學期刊的世界記錄，將在 ISSN 的協助下成立。這在全球期刊的資料系統上將有很大的用途。

## 資料處理的影響

電子自動化的日益重要，給編目規則標準化的努力帶來許多新衝擊。但是在實行書目和編目資料的機械交流時，一些其他的條件不容忽視。前

所未有的，法蘭克福的 Deutsche 書目學會將國家的書目製成了可由機器閱讀的形式，接著國會圖書館亦分享機讀編目原則製成「馬克」(MARC format)，並改良成「馬克II式」(MARC II format)推廣至美國以外的英美語系國家。與 ISO/TC46 合作，IFLA 的機械化委員會發現了如下問題：爲使資料存入國際交換的磁帶中必須完成些什麼條件？對此有三種不同的觀點：

(一) 物理技術的條件(毫無困難可做到)

(二) 有關資料的普通和邏輯結構的條件。

(三) 關於資料編目的內容條件(例如編目規則)

第二點是刻不容緩的，它提議製造資料的一般和邏輯結構標準。這使得如此收集書目資料可行，磁帶也能由不同的電腦讀出和處理。一九七〇年九月莫斯科 IFLA 會期中 Walter Lingenberg 的報告有進一步的進展。ISO/TC46 仍在推行此項計劃，根據 IFLA 機械化委員會的報告，書目資料以機讀形式來交流尚需一般和國際的標準目錄表，這個委員會也顧慮到單獨的書目資料要件。「馬克II式」和德國研究協會的資料系統必須互相妥協，無論如何，「馬克II式」不能成爲國際校訂和修改的標準。

## 專門圖書館的標準

任何人意圖爲圖書館建立書藏，或執行採訪預算及編目設置標準，皆會遭逢一些困難。先說大學圖書館，一九六九年的哥本哈根的 IFLA 會議，伯明罕大學圖書館的 K. W. Humphreys 曾給 IFLA 大學圖書館分會一項各國的大學圖書館標準，特別是美、加、德、英、日、印度。據說蘇俄有大學圖書館的確實數字標準，可惜無法得到。Humphreys 提出的數字種種不一，且幾乎不能用作一般對照，因此他本人也對獲得比較數字

可能性不表樂觀。的確，各國的大學組織系統均異，又受不同的教育和經濟條件所限，然而今日的環境下所建立的國際標準，縱使僅是建議和理想，而非真正的國家標準，但是情勢並不如 Humphreys 所說的那樣壞。IFLA 所發佈的國家水準和使用統一量表，能爲所需建立藏書及其與學生人數及所需職員數提供一套數字，長期的實驗和努力是不可或缺的，概念更加明確的 IFLA 公共圖書館部門工作值得效法，目前找不到真正的大學圖書館標準，或許我們該以不同的發展水準來獲致標準的平衡，就像公共圖書館已採用的那樣。

如上述，情勢對公共圖書館益發有利。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八年的 IFLA 公共圖書館部已提出某些標準。當然，這與 ISO 的規則無關，但所要求的一般複雜的觀念必須與公共圖書館配合。這些概念受數字的支持十分明白。過了十二年後，這些建議都會陳腐無用了，圖書館的標準必需富有伸縮性。自一九六六年起，公共圖書館標準的修正均由公共圖書館部門分派指定，一九六九年哥本哈根會議和一九七〇年莫斯科會上 Hans-Jörg Süberkrüb, Jos Torfs (註9), D. D. Haslam 和 Rudolf Málek 的研究報告中提出了下列值得注意的標準：①書藏②館職員③便於獲得，例如：替讀書提供資料之服務(總館和分館之設置，圖書巡迴車及開館時間等等)④給讀者理想完美的服務(自由取用，成人與兒童特殊服務，視聽器材的考慮)。所有提出之種種問題正在密切的策劃中。

由世界各地有不同的條件看來，以不同的發展水準來建立等級不同的標準是有趣的，因此各國可依自身發展的程度選取一種合用的標準——它是可以接受的。事實上國家的標準可依 ISO 標準等級來編輯，且極具發展性。一九七一年利物浦召開的 IFLA 會議 E. Fenclosov 闡述了蘇俄公共圖書館的標準，IFLA 公共圖書館部的特別研討會又提

出公共圖書館的草案，尚在付諸討論的是否採用以替代一九五八年的標準。在醫院圖書館方面，IFLA的醫院圖書館分會自一九六三年起就在二十個國家分別詢問，為求達成基本的協議，此時環境已較一般公共圖書館簡單，所以較易完成明切、正確的決定而出版「IFLA醫院圖書館標準」。

對圖書館建築找出一般有效的測量是圖書館在標準化努力上的另一偉大貢獻。從一九六七年始，IFLA圖書館建築委員會已研及此項問題，首先將小型和中型的圖書館標準規畫出來。一九六八年的IFLA和一九六九年IFLA年刊上均載有這些成就，更有兩本書對此有精密的解釋不可不提：一為丹麥文，由哥本哈根丹麥圖書中心Sven Plovgaard的出版，另一為德文，西柏林Arbeitsstelle für Buchheiwesen<sup>23</sup> Klaus-Dietrich Hofmann，他的一九六九年哥本哈根IFLA會上的簡短報告和莫斯科IFLA會期中研究報告，由Werner Mevissen作最後的結論而達成了一項建築標準的修正。具體的概念尚未形成，但基本問題正在討論中，將對未來標準的建立有決定力量。一九六九年哥本哈根IFLA會期中F. N. Pashchenko和V. M. Vinogradov提供了有關蘇俄中小型圖書館的正確資料，這篇報告在一九七〇年莫斯科IFLA會議上，F. N. Pashchenko又以圖書館建築標準的社會經濟條件的一般基本的說明而加以補充，一九七一年利物浦會IFLA公共圖書館部門的一個特別研究小組提出一項新的公共圖書館建築標準草案，無論這草案是否在圖書館建築委員會的合作下發展，它均嫌不夠明確。

莫斯科IFLA會中有兩篇大學圖書館的報告值得在此一提：一為Rolf Kluth，向圖書館委員會描述德國尋求一般可行的大學圖書館建築測量方面所做的努力。一個詳細的問卷將發現出事情的真相，並導致國家建築標準

發展的結果。另一篇報告是P. Harvard-Williams所編，在大學圖書館分會的援助下以分佈全球的問題為基礎，提出大學圖書館建築的測量法，在他的報告中獲得了一些扼要的結論，他的資料極精確，總有一天這些將成為真正標準的起點。Kluth和Harvard-Williams的合作將帶來美麗的遠景。

一九六九年哥本哈根IFLA會期中，圖書館理論及研究委員會，成立了並宣佈圖書館術語的標準化將為其重要工作之一，從圖書館統計工作上已可明白地看出術語標準化急待達成。自從文獻處理和圖書館專有名詞彼此密不可分後，ISO和FID之間的合作也益形迫切了。ISO/TC46也是專門討論術語的，一九七一年利物浦IFLA會中涉及此題的報告下七篇之多首先決定委派Anthony Thompson做IFLA的代表參加ISOTC46的第三研究小組（專有名詞組）。

仍有許多標準化的建議，IFLA未能完全洞察，一九六八年有一項建議以國際統一為基礎建立合法的貯藏標準，無疑地各國合法化各有不同，經常一些尚未被想到的新出版技術出現了，有限的配給品的保存十分重要，出版物是不夠的，合法貯藏的國際標準，或者創造典型法律，將非常有用，並可補救未來研究中所失去的資料。一九六八年Giulienno Gusarvino馬德里國家圖書館館長建議他的主張應被重視。

一九六六年佛羅倫斯的洪水給古書、古物的修復組織和技術帶來很大的衝擊。一九七〇年三月佛羅倫斯會談和修復談話會上Josephine Widort建議要為國立和中央圖書館的修復機構的組織、設備和人員建立標準這就是圖書資料會修復國際委員會的工作，此機構新近設立於IFLA之下，此委員會的工作乃與國際檔案局非常密切。

## 國際組織在標準上的努力

就文獻處理、圖表及圖書館學方面而言，ISO/TC46 實無旁貸。秘書處在德人掌握中，並與德國國家標準委員會的文獻處理、圖書和圖書館學委員會有單獨的聯合，一些使館員特別感到興趣的項目列舉如下，我們可從一九七〇年莫斯科 Walter Lingenberg 的報告和 ISO/TC46 年刊報告中相對照。已被提出的國際建議有期刊刊名的縮寫、書目記載的要件、書名頁上古斯拉夫字、阿拉伯字、希伯來字、希臘字的音譯（對編目很重要）、圖書館指南的規則、國際圖書碼、期刊的設計等等，以及仍一直在討論的問題如：依字母順序的規則、國際期刊號碼、文件處理的專有名詞（引申至圖書館學的專有名詞）、自動化主題檢尋規則。這些所列事項已證明了 ISO 工作的重要，在年報中亦說明 ISO 在有關文獻處理上推介了多少工作。一九六九年哥本哈根會議中 IFLA 秘書長 Anthony Thompson 指出迫切需要 IFLA 在標準化計劃中的許多積極的意見。Walter Lingenberg 在一九七〇年 ISO 報告中亦同樣地建議為了達到圖書館學和文獻處理標準的建立，我們必須竭盡一切地從事積極而廣泛的合作。

朝此方向 IFLA 的圖書館統計暨標準委員會必須加緊工作，如上述，已有一些部門及委員會着手於標準化問題，但彼此之間缺乏系統和聯繫，IFLA 總部應監督已趨一致的標準和所提議的計劃，並與之合作，避免矛盾並發起有系統的主動。無論如何，此機構的工作是繼續和國際標準組織連絡，並將往昔所有有關標準的計劃攜回來發現一個適當的完善的解決方法。與 FID 的合作不可少，因為許多有關圖書館和文獻處理機構的問題是關係密切甚至彼此重複的。所有的 IFLA 各部和委員會都要告知標準化計劃統計和標準委員會。

同時在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五日至十六日在布魯塞爾所舉行的 IFLA 和 FID 代表大會，這兩個組織因而同意密切合作，提到幾個一級委員會的設

立，其中包含一個標準化委員會，當然這是極為有益的，但應避免雷同的工作。

如何才能與 ISO 有更密切的合作呢？下列幾點建議是基本而必須加以討論的：IFLA/FID 統計和標準委員會的成員宜聯合成 ISO/TC46 的會員，為了某些特殊工作將 IFLA 和 FID 的專家和 ISO/TC46 的會員組成特殊研究小組，統計和標準委員會應該經常參與挑選專家，一些圖書館員或多或少參加國際標準化工作無論如何是不够的。但 IFLA 和 FID 本身應長久而正式地代表 ISO/TC46，統計和標準委員會不僅對 ISO 是個連絡機構，也是一個反饋單位和標準的資料站。許多圖書館尚不知 ISO 的一些標準（例如古斯拉夫字母和東方字母的音譯系統），假若大部份精巧的標準未被採用，怎知其益處呢？ISO 也為標準設立了一個資料中心，為 IFLA 和 FID 的緣故，統計和標準委員會應致力於介紹 ISO 為人所知，如同它大力推薦 IFL 和 FID 一般，至今此項工作尚未到達盡善的情形，這可由國家圖書館和文獻處理協會的交流而實現。

由上可知圖書館標準化的努力中包含了許多高度合格的工作，讓它們空在那兒不用是不負責任的，圖書館的標準並非靜態、枯燥無味的，在圖書館的發展進步上它是富有活力的一環，並且非有不可。

本文報導一些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概況，以統計和標準委員會所論及的建議為基礎，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利物浦 IFLA 大會中提出了下列的解決辦法：「大會託付行政部注意，所有的部門及委員會使統計暨標準委員會從事新觀念之職務，大會秘書處與各各委員會被要求告之該委員會所有有關統一與標準的努力與計劃以便該委員會與 FID 共同設置一個監督團體，並與 ISO/TC46 共同加強圖書館與文獻處理機構的標準工作」。這個解決方法開始時會與 FID 和 ISO 協商，看來將會成功。